



# 三代党员的使命传承

□陈皓

父亲今年87岁，16岁参军，在部队入党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整天在外工作不着家，母亲起早贪黑地忙活，我有时心疼母亲抱怨父亲几句，母亲总说父亲是共产党员，要为党做事。

高中毕业那年，县里第一家棉纺厂在我们公社兴建，父亲在公社里抓工业，同学们都羡慕我要跳出农门进工厂了。我心里暗暗高兴，向父亲打听如何报名，父亲拒绝了我，我不服气：“只要个报名的计划而已，考不取绝不为难你！”父亲一改平日的严

肃，和颜悦色地解释说：“我知道你考试没问题，但你进厂了，我工作怎么做，怎能服人？”一向疼爱我的母亲也站在父亲一边，我满肚子委屈。

高考结束后，参加招工考试的同学都在做进厂的准备，我回到农村劳动。从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担，到能够挑起八九十斤的担子。当我下定决心战天斗地时，意外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，我激动地扔掉扁担，开心得跳了起来。

1983年7月，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席卷家乡大地，房屋倒塌，

人员受伤。父亲负责民政工作，冲在抗灾第一线。我放假回家，父亲要我帮忙收集受灾情况，整理受灾数据。到处是废墟，自行车没法骑，我们只能徒步前进。受灾面大，家家不容易，父亲常常被人围住，他体谅群众的难处，即使遇到性子急的，也是边倾听、边安抚，帮助解决急切的问题。

我跟在后面做记录，一天下来，累得骨头散了架。父亲还要接待上门求助的群众，让母亲安排来客吃饭。母亲告诉我，父亲已经多少夜没有合眼了，不是在走访灾民，就是在发放救灾物资，看到实在困难的，留顿饭、贴点钱是常事。父亲说：“吃点辛苦，受点委屈算个啥。”

经历特殊的假期生活，我体会到父亲工作的不易，正是千千万万个像父亲一样的党员忘我地工作，人民才感受到党的光辉雨露，国家才繁荣昌盛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县酒厂

工作。父亲告诫我，是党的政策好，我才有机会上大学，一定要胸怀感恩之心对待工作。我谨记父亲教导，从一名普通电工做起，企业扩建改造时，精心设计图纸；平时维修设备时，爬高钻低不落人后。

有一次，电工在锅炉房检修时遇到难题，我听说后赶到现场，分析后认为是行车电机故障，需要爬上去修理。车间里到处是煤灰，一旁的工人师傅连忙脱下工作服，将干净的一面朝上，要我踩在衣服上检修。他们如此尊重我、爱护我，我万分感动。通过刻苦钻研，我把厂里所有像蜘蛛网似的线路，改造得简单明了，将线路图张贴在配电柜内，方便电工维修。向厂里提交的一些对设备进行小改小革的方案也得到采纳，为企业节约了成本，还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。

我在单位的岗位变换了好多次，不变的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初心，经过组织栽培和自身的

不懈努力，2002年“七一”前夕，我终于站在党旗前宣誓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。在后来企业破产改制和重组过程中，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配合组织做好工作。

父亲退休后对我说：“一天不学习，思想就落后。”他每天看报、看电视，关心国家大事。我也不甘落后，加入阅读者协会，积极参加阅读推广工作，并将所读所思所悟写成文章，在报刊发表。2020年，我家还被评为了十佳书香家庭。

老公是一名科技工作者，也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，我们没有丰厚的财产留给孩子，但有一颗热爱党的心。儿子从小在爱的环境中长大，知进取、懂感恩，大学期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我家的第三代党员。他在国家光伏中心工作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工作不久就能独当一面，成为实验室的负责人。儿媳是一名医务工作者，也是党员，工作兢兢业业。

我家门口挂着“光荣人家”“文明家庭”“党员干部户”等牌子，父亲教导我们：“你们要永远记住自己的誓言，听党的话，跟党走。”我们连声称好，父亲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## 乡愁如酒

——读韩浩月《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》

□刘敬

走遍千山和万水，偏偏却“走不出”巴掌大的梦里故园。作家们的故乡情结，常因了双鬓染霜而愈加浓醇，如经年之酒，即便入喉轻浅，心却早已醉溺，恰若易安居士所慨叹的，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”，亦若韩浩月所坦言的，“故乡是杯烈酒，不能一饮而尽”——这本《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》，即是韩浩月继《错认他乡》《世间的陀螺》两部文集后“故乡主题写作”的作品。

“故乡是个被吹破的气球，而年年赶来的我，就是一个创可贴，缝缝补补，仔仔细细，小心翼翼，想要保持一个完整。”如同贾平凹笔下的商州、汪曾祺心头的高邮、梁鸿牵挂的梁庄、莫言难忘高密……韩浩月从小村到县城，复从县城入京城，斗转星移二十载，行行重行行，一转念、一回眸，莫不是故乡方向；一思索，一动笔，盈身皆故土芬芳。

“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”，乍一看，颇有点儿“君子报仇”与“歃血为盟”之感，进而可能视作以刀枪剑戟为武器的一场搏命拼杀。然而，之于韩浩月，无论是作为专栏作家，还是知名文化评论人，这般“另辟蹊径”的书写无疑会使熟悉他的读者莫不惊诧。实际上，他带给你我的恰恰是一份惊喜——原来，此书名取自俄罗斯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一首情诗，只是在这里，“你”自然氤氲着故乡的气息，虚指在风剥雨蚀、岁月淘洗中失落的变淡的终至消失的事物。而“夺回”，亦“只是一个姿态、一种愿望，是强烈的情感释放，是伸出又缩回来的手”……不必意外，在日常嘻笑怒骂、纵横捭阖而又切中要害的论议背后，其亦悄然揣着一颗敏感的多情的诗人的心。

韩浩月满怀深情地说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故乡。然而，一回头已是天涯。作家以真情精心酿制成风味独特的家酿，一杯敬故乡，一杯敬远方——《望故乡》《一个被撕成两半的人》《远与近》几辑作品，延续了其一贯的写实风格，呈现在你我眼前的，是那些善良

纯朴、笑哭随心的乡邻，是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忽忆君”的少年玩伴、中学同窗，是故乡的穷困、落后与疼痛，以及无可阻抑的嬗变与发展。犯事的王成，酗酒的六叔，陌生的母亲，出嫁的妹妹……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主角，每个人都是无需剧本的“本色出演”，悲与喜、忧与惧、甜与涩，不用渲染、不必夸张，一举一动、一笑一叹……皆在目前，皆入心间。作家的眼光自然是敏锐的，善于发现、捕捉与采撷，将时光里的一瞬定格成文字里的永恒。我们不难看出，作家的情感表达是隐忍而克制的，语言则大多平白而节制，可分明又有一条文字的大河在眼前波澜壮阔，那情感的波涛一路汹涌，时不时地还打着旋儿，裹挟着作者少年失怙的悲凉、黄瓜地里的忧伤、梦想路上的迷惘……让人细读之下，刻骨铭心。

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进来的地方。”在《故乡与一切有关》一文中，韩浩月引用莱昂纳德·科恩的话，直陈内心：“对于故乡的正反面，我的诠释是，只要有光亮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存在，我们不能一直站在阴影里，而是要走出阴影，尽可能更多地站在光亮的地方。”

韩浩月说，自己的“故乡写作”历经了三个阶段：先是逃离前，写尽故乡的散漫与诗意；后是远行的背影，找故乡的“茬儿”，对故乡进行批判；最末是疲倦之后的回归，与故乡握手言和。最难能可贵之处，不仅表现为感情真挚言出肺腑，更表现在对亲人、对故乡、对历史过往、对漫漫成长反思的剖析，并自然而然地寄予新的希望。所以，此书作为韩浩月“故乡三部曲”之终章，被其视为“甜蜜之书”，恰是其重获与故乡相处的自由感，内心里能够“山一般的忠诚、海一样的宁静”的真实写照。

## 书海掠影



工友情怀

## 掌心里的幸福生活

□赵闻迪 文/图

每当看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，我就会想起那双手。那双手的手掌是四方的，厚实有劲，十个手指头短而粗，指甲盖剪得短短的，指腹和手掌遍布茧皮和裂纹，还有洗不掉的油污，整个儿看起来像是用老树皮做成的小耙子，结实、坚韧、有力。

那是老陈师傅的手。

老陈师傅是电厂附近村子里的农民，种地为生，农闲时打打短工，一家人的日子很清贫。后来电厂招聘社会工，他就应聘进来了，干过搬运工、卸煤工、取样工、维修工、检修队长。

我刚工作时在煤粉化验室当化验员，那会儿老陈师傅是化验室的取样工，上一个班是24小时，每隔4小时到现场取一次样品，一次取8份，装在带盖子的小铁桶里，送到化验室来。

我最初注意到他是因为一件小事。那会儿化验室有4个取样工，别的取样工送来的小铁桶都沾着油污和煤粉，一不小心就会弄脏化验穿的白大褂。老陈师傅送来的小铁桶，别说油污了，连一颗灰星子都瞧不见，桶身擦得干净锃亮，桶盖盖得严丝合缝，

标签贴得整整齐齐，我们都喜欢他取的样子。

有时老陈师傅送来样品，赶上我们不忙，就会聊几句。从聊天中得知，他家有六口人，父母、他、妻子和一双儿女，一家人靠他种地为生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于是他就利用农闲时间出门打工，在工地上搬过水泥、在砖窑里烧过砖、在饭店里刷过盘子，受了许多累却也改善了家里的生活。随着儿女渐渐长大，家里的开销也多起来，正好电厂在周边农村招工，他了解了岗位、排班等具体信息后跟家人合计：上一个班休息三天，不影响干农活，还能学点技术，就应聘进厂了，先是在卸煤队卸煤，这是个体力活，不需要多少文化，就是累一点、脏一点，但他不怕，认真真干完一天的活儿，洗个澡，回到家，一家人围桌吃饭，问问孩子的学习、说说一天的见闻，一天的疲劳就都消散了。

卸了七年多煤，领导见他干活踏实、任劳任怨、从不计较要滑，就问他愿不愿意到化验室当取样工。取样工要会看现场的图纸，要熟记每个取样点的位置，

还要会操作阀门、看压力表、填记录表等等。他想，学点东西也不错，做个有技术的劳动者，于是拿起书本和笔，背画现场图，学看压力表，很快就能独立作业了。

提起这些经历，老陈师傅一点儿也没有“我吃了许多苦”的样子，反倒自豪地说：“这些年，我靠自己的一双手，让家人吃饱穿暖，让孩子上学念书，虽然累了点儿，但心里是高兴的。人呐，只有辛勤劳动才能过上安稳生活。”

化验部门有一台中型汽车起重机的司机朱师傅后面看他操作、维修，帮他清洗、保养，不懂就问，一双手被扳手、螺钉、油腻的棉纱弄得污渍斑斑、粗糙不堪，指甲盖里都是油泥，他却毫不在意。朱师傅说：“老陈，你要是能吃得下学习的苦，考个特种车辆作业资格证，掌握一门技术，加上你干活勤快，肯定走到哪儿都吃香。”

老陈师傅拿到特种车辆作业资格证时，他女儿也考上了市重点中学。他煮了满满一大盒蛋糕请大家吃。同事们都说他努力工作、积极进取的精神给孩子做了榜样，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兴兴旺旺。

后来，我离开化验室，辗转听说老陈师傅拿到了检修技师证，又当上了检修队队长，带着十几个工人干活。他的一双儿女也相继考上大学，家里盖了新房子，买了小汽车，日子越过越好。

有一天，我在现场偶遇老陈师傅，当时他正在汽车吊车旁监护工人作业，那全神贯注的样子使整个人焕发出不一样的神采，联想起他这些年的经历，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话：“幸福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”